蛾術編

蛾術編卷六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四

顧命宮室制度

尚書顧命設几席陳寶玉列車輅有兵衛可攷宮室制度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傳云將正太子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所以殊之江聲謂太子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故以兵逆之南門外朝之外門所謂皋門也延入翼室是路寢前堂東邊夾室鶴壽案李如圭儀禮

釋宮一篇所述宮室制度根據禮經最爲詳悉先生此卷蓋仿顧命而爲之南門者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盛德記云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闕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太傳禮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傳諸侯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亦謂之中闕庫門在其外路門在其內居二者之中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于中闕是也昔者魯煬公築茅闕門秦孝公築冀闕蘇秦摩燕烏集闕闕巍然而高故謂之巍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巍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敎象政象形象之法于此故謂之象魏左傳立于象魏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爾雅觀謂之闕禮運出游于觀之上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左傳遂登觀臺以望是也即門爲臺故謂之臺門又謂之門臺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左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左傳雉門及兩觀災是也攷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度以雉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或謂之中門或謂之宮門闕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紀之事蹕宮門皆此門也又謂之公門又謂之大門

曲禮大夫士下公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皆此門也若皐門則更在南門之外翼室夾室也燕寢之東頭有東夾室燕寢之西頭有西夾室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謂之翼室者如鳥之有兩翼下又云西夾南嚮則知此爲東夾也

四坐牖閒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西夾南嚮案古者人君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堂兩旁爲東西夾室即翼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後室之兩旁則爲東西房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堂以南向爲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閒南嚮之坐也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據彼箋及疏致之凡室戶東牖西乃是定制尊卑皆同但大夫士宮

室其前堂雖亦有東西夾室而後室卻只有西邊一室東邊一房無所謂東西房因其後半截只有東房西室故室之戶偏于東與東房相近以房戶之閒爲正中今此天子之後室兩旁各有一房故就一室論戶亦在東而就大判言之戶已在東西兩房之中比之大夫以下一房者之室戶則已爲西其戶矣非實西其戶也又明堂之制有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每室四旁開戶每戶兩窗夾之共有四戶八窗今此獨一後室後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然則彼西南其戶其實仍是東南其戶與此經牖閒南嚮爲在牖東戶西不相背也據彼

箋謂彼所築是天子之燕寢其制如諸侯之路寢匠人注云天子之路寢及宗廟其制皆與明堂無異斯干所說異于明堂故知是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也今此成王崩殯陳設之地正是天子之路寢而其制與斯干所說同者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詳論其事以文王遷豐僅作靈臺辟雍其餘猶諸侯制度武王遷鎬因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太室祼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若鎬京宮室周公亦未及改作成王崩于鎬京故喪禮陳設之處在路寢者有東西房如諸侯路寢之制不爲明堂制也其後厲王之亂

宫室毀壞宣王中興别更起造自然依天子法不作諸侯制故知斯干所詠是燕寢其實則與顧命路寢合由成王顧命時仍諸侯制故也鶴壽案牖閒謂戶牖之閒舉戶以該牖也凡室之南面皆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大率以室之南面四分之以其東邊之一爲戶以通出入以其西邊之一爲牖以通光明而其居中之二則爲戶牖之閒也天子有路寢有燕寢路寢者大寢也大寢之制如明堂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康成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康成以門爲路寢門引鄭司農曰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居于門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太室曰太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攷工記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玉藻云元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朔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其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南門即路門也解者以闔門爲明堂之門而又之以東門南門爲國門不亦自相齟齬邪不知由宮中言之故謂之其門外也凡祭祀齋于路寢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康成以爲小廟寢失之矣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稱五寢合小寢而六也路寢五室之制三代所同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康成惟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皆據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在國之陽者非也據太室言之曰世室據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而同實耳燕寢者小寢也小寢之制如諸侯之路寢前爲堂後爲室室之左右爲房堂與房之左右爲夾室成王時路寢猶

仍諸侯之制故與月令諸書所言不同也

西序東嚮東序西嚮之坐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注云所以序別內外古者宮室之內以牆爲隔牆之外卽夾室堂與夾室共此牆此東嚮西嚮之坐乃在堂上以其附近東西序故以序言之

西夾南嚮者夾室卽翼室此西夾室也不設東夾坐者康王方恤宅其中故也金履祥云此坐南嚮與當扆同西夾者成王殯宮也攷近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疏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

四尺半得容殯者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者直制同無妨大矣檀弓疏云路寢制如明堂明堂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耳賈孔二說略同皆從鄭注推衍得之路寢之堂南北更深于明堂之前堂一丈有餘殯在堂上甚明安得在夾室中鎬京路寢雖爲諸侯制小于明堂但既爲三室較彼明堂五室少其二室則堂上轉覺寬深所以容殯外尚得設三坐陳寶玉幷獻醋拜起餘地西

夾南嚮一坐仍當爲西邊堂上鶴壽崇夾室在燕寢之兩頭前云延入翼室正在東夾室也此云西夾南嚮雖云西夾而實在堂之近西以其與西夾室相近故亦謂之西夾也或曰路寢之制與燕寢同路寢有五室後楣以南爲堂後楣以北中閒爲太室太室之東爲兩左个太室之西爲兩右个个卽夾之轉語左傳云使饋于个是也路寢之五室竝列于堂之北面竝非太室居中央而兩左个兩右个居四隅也燕寢亦有五室後楣以南爲堂後楣以北中閒爲正室正室之東爲東房正室之西爲西房東房之東爲東夾室西房之西爲西夾室分而言之有室有房總而言之皆室也牖閒在堂之居中其北當正室西夾在堂之近西其北當西房也據此則燕寢無異于路寢先生云鎬京路寢小于明堂止有三室較彼明堂少其二室則竟信明堂之制太室居中央兩左个兩右个居四隅矣

陳寶等在西序東序西房東房序已見上房卽後室之

兩旁黃宗羲曰康成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夫士直有

東房西室陳祥道因鄉飲酒記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心頗然之此恐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顧命允之舞衣在西房兌之戈在東房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邪閻若璩駁黄曰士之西房儀禮曾及之何得謂無聘禮君使卿還玉于館賓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時賓館于大夫之廟此右房非大夫之廟所有乎據賈公彥以爲于正客館非廟然

余更證以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凡君有事于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云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此館則是諸臣之家已不能掩前說之非且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皆廟也無别所爲館舍惟侯氏覲天子賜以舍非廟聘禮安得與之同儀禮十七篇言右房者二言左房者亦二右房見聘禮經文爲大夫之西房見記文則諸侯之西房也左房見鄉飲酒記爲大夫東房見大射儀爲諸侯東房分明有左有右由于有東有西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制竝同康成之說非是以愚攷之鄭說確甚黃宗羲

之中鄭未得鄭意而陳祥道閻若璩之駁鄭則尤謬也
儀禮于大夫士多單言房不明言東房因其只一房故
也然就閻所據聘禮右房則大夫宗廟固有左右房矣
鄭據大夫寢室而言無西房耳鄭近人注宗廟路寢同
制原指天子豈可以例大夫乎鄉飲酒記左房鄉射記
東房斯干疏謂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非是對西
言東對右言左黃與陳皆未檢孔疏耳閻所據右房二
左房二其二是諸侯鄭本謂天子諸侯有二房何勞舉
出而陳所舉鄉射記東房閻反遺漏未舉何也特牲云
豆籩鉶在東房彼注云東房房中之東彼疏云大夫士

直有東房西室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皆不言東今此特言東明房內近東邊也此條閻又遺漏未舉閻駁鄭處皆繫捉風捕影非有實據祇因世人罕讀儀禮遂爲所壓伏試平心攷之方知其妄東西房惟天子諸侯有之也鶴壽案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特牲記云賓長兄弟之薦自東房賈公彥所謂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天子諸侯如此安見大夫士獨不如此乎聘禮云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此固有右房之明證也康成既爲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故于特牲禮遷豆鉶在東房注云房中之東賈氏不敢駁注故于聘禮還玉于館疏云在客館夫使房中之東而可稱東房則是房中之西亦可稱西房乃何以士冠禮不曰陳服于西房而必曰陳服于房中西墉下乎于此見鄭注之爲曲說矣還玉時賓未嘗還館則仍在大夫士之廟因經有右房二字與東房西室

之說不合遂謂在客館故有右房于北又見賈疏之爲曲說矣爲鄭學者斷斷分辨將未就作宮室之法一思之耳凡宮室之廣分爲五架每架必有梁以承之因于梁之下或爲牆以間之而堂房室之名于以分後楣以南中閒三架爲堂居中一架兩楹以內無牆左右兩架兩楹以內有牆爲東序西序又左右兩架爲東廂西廂後楣以北中閒一架爲室左右兩架爲東房西房又左右兩架爲東夾西夾凡爲牆必在梁之下楹之內若大夫士東房西室豈東房一架而西室兩架耶則寬窄不均也抑三架均分爲二而居中築牆爲界耶則其上無梁而其前後又無楹恐牆無所施也鄭注之不確顯然而先生反譏閻若璩爲捉風捕影何哉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鄭注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傳云大輅綴輅面前皆南向先輅次輅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疏云象路

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在門內之東北
面與玉路之貳相對者本疏引鄭志荅張逸詩疏引鄭
志荅趙商皆以此傳顧命陳設器物在路門內之路寢
下文云至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也以賓階在西阼
階在東皆是路寢之堂階南鄉則西為右東為左塾是
門側之堂在路門之兩旁北鄉則西為左東為右故在
左塾前者與在西階者相對在右塾前者與在東階者
相對也鄭以左右塾為路門內者鄭意以下文執兵者
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即路門以此推之則知几席寶玉
車輅等一切陳設皆在路門內也此篇自召羣臣發顧

命及殯于堂上與夫一切陳設并傳顧命時行禮拜奠獻酳諸儀皆在路門內直至諸侯出廟門方序路門外事經文門凡三見曰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曰立于畢門之內曰出廟門俟一指其地位方向而言一指門畢于此而言一指殯所而言三名一實皆路門也下文王出亦出路門也且天子三朝五門皋門內之外朝應門內之治朝皆平地無堂堦君乘車出入登下皆在路寢之階前見樂師注蓋因自路門直至皋門皆平地故可行車然則自路門以外堂且無之又何陳設之有故知此篇自發顧命直至王出以前皆路門內也釋宮云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郭注以東西廂爲夾室之前堂于無廂有室則注云但爲大寢此有西夾室有夾卽有廂似不得名寢但月令仲春寢廟畢備注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云廟是接神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然則釋宮所謂寢乃廟中藏衣冠之寢與凡爲寢不同鄭荅趙商張逸謂正禮天子路寢如明堂成王鎬京宮室因舊未及改作榷用諸侯之制路寢有左右房不爲明堂制孔穎達因此設以次差之謂

天子路寢既應同明堂則燕寢當同諸侯路寢故顧命之有夾有廂有左右房者本天子燕寢之制也成王崩殯必在路寢斷無在燕寢之理即在燕寢尚應有夾有廂安得無廂之寢而殯之乎然則釋宮之文不可以疑顧命而謂其有廂非寢明矣鶴壽案天子三朝外朝治朝無堂惟燕朝有堂誰不知之顧命明言翼室牖閒東序西序西夾東房西房東堂西堂則在路門內亦何待言先生所以鍠鍠致辨者恐人不知諸侯出廟門俟爲出路門疑殯于廟中故耳

兵衛二人立畢門內四人夾兩階陀一人立東堂一人立西堂一人立東垂一人立西垂一人立側階傳以畢門爲路門者鄭衆注天官閽人路門一曰畢門鄭不破

畢是終畢閣人注以路門居五門之末也鶴壽案或謂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文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其實非是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牆皆有閣門祖廟以西有四閣門聘禮云每門每曲揖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謂之畢門

諸侯出廟門俟傳疏以爲殯處故曰廟卽路門也卽畢門也其傳疏解經之謬已詳後案鶴壽案顧命一篇馬鄭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梅賾分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爲康王之誥然皆以爲受册命于殯宮惟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旣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先儒以司馬遷從孔安國受尚書故多古文說今案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坐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之類非殯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明陳寶在廟凡天子諸侯嗣位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廟

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卑廢尊曾是受册命于祖廟爲天地社稷宗廟主而議其既殯行事爲已逮乎雜記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號稱子之義也對卿上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古者天子崩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王受册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也

王出在應門之内傳云王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案王亦出路寢門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天子五門自外向内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内庫門外爲外朝庫門内雉門外則左社稷右宗

廟不設朝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諸侯則三門庫門內爲外朝雉門內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無皐應魯亦無皐應但庫門爲天子皐門制雉門爲天子應門制惟此爲異以上皆以鄭康成說爲定今此經言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立應門內中庭南面謂當宁而立也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當宁旣竝言自應一例解之覲禮及明堂位皆言負斧依則是背負然則當宁亦背負非面向釋宮宁在門屛閒天子外屛則宁應在路門外之門南屛北此宁乃待

事處諸侯來集于此待之既集出宁至中庭背宁南面立負宁實負屏也鶴壽案禮說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康成謂諸侯三門庫雉路則是矣而謂天子五門則尚沿禮說之說也戴東原先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曰虎門亦曰畢門不聞天子有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據魯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于天子其實天子無庫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有皋門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制如之耳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亦三門其數竝同國君之事俾體之合也朝與門無虛設君臣日相見之朝謂之治朝亦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稾人及王族謂之內朝對雉門之外庭之外朝言也文王世子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中之朝連文爲外朝內也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雉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灋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

朝在路寢庭中太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如康成言天子五門則三門有三朝而兩門爲虛設矣

鄭司農謂周禮五門皐雉庫應路康成明堂位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周禮朝士注廣引經傳明魯之庫門向外兼皐門雉門向內兼應門以證五門當先庫後雉以破鄭衆之說蔡沈誤釆之且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之誤路門外應門內正一地豈有內朝外朝共集一地之理外朝在路門外一語亦誤本鄭司農注後鄭不從者蓋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寢門外爲據不知諸侯外朝在庫門內天子外朝在庫門外不同也況文王世子內朝指朝于路寢之庭所謂

外朝乃對路寢之庭始稱爲外非眞外朝也眞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內朝二其在雉門內路門外則君所日視之朝玉藻謂之內朝康成曰此正朝也豈可泥文王世子之文竟以外朝在路門外乎

明堂在國之陽不在應門內

江聲以鄭注路門內爲非謂几席寶玉四坐皆在應門內之明堂攷明堂位疏引鄭目錄云明堂在國之陽又引鄭駮異義用淳于登說幷據孝經援神契謂明堂在近野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嬰孔鼂說同故

彼文朝諸侯于明堂云云鄭注朝之禮不于此周公權用之也據此則鄭以正朝自在路門外不在南郊明堂故彼疏推鄭意以爲此明堂應門非是宮內路門外之應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然則此經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但蔡邕謂明堂即在王宮應門之內則此經應門似明堂正門治朝平地爲廷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江聲亦知之只因蔡邕以明堂與宗廟爲一右社稷左宗廟則明堂在庫門內雉門外治朝之東中閒仍無堂階不害乘車出入王出在應門之內此明堂之應門不是正中五門內之應門也蔡邕之說明堂旣是天子

所居又是朝會之所又爲宗廟爲辟雍爲太學爲靈臺爲刑人之所袁準譏其人神瀆擾必無此事況同在王城宮內而一處有兩應門可乎然則當從鄭明堂自在郊外也惠棟主蔡說作明堂大道錄詆斥鄭氏江聲從其師說將明堂與顧命爲一遂以釋宮兩階閒之鄉中庭左右之位皆爲明堂之階庭因謂康王所立之位當在兩階閒之前又以曲禮當依爲背負當宁爲面向如其說則門屛閒之宁在應門外不在路門外矣曲禮疏推鄭義謂屛在路門外如江聲說將天子五門每門皆有屛與宁邪將應門外有之路門內反無之邪將路門

應門有之臯門庫門雉門無之邪鶴壽案王合諸侯之堂謂之明堂此在國之陽者也王居聽政之堂亦謂之明堂此即路寢也其在應門內者有太廟而先儒謂與明堂同制故江聲謂在應門內之明堂今案王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云天子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之外八蠻南門之外六戎西門之外五狄北門之外九采應門之外四塞世告至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若巡守則方岳之下亦有明堂史記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此皆與王居聽政之堂無涉也康成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固各有其處矣前儒所

以致誤者月令攷工記之明堂不知其爲卽路寢徒見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禮儀禮爲宮爲壇之明堂其名轉不可攷甚至混明堂于太廟而謂在王朝應門之內矣

顧炎武謂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其上尚有脫簡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康王卽位事君臣吉服而傳顧命蓋在葬後非初喪也經言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左傳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則此當在葬後蔡傳載蘇氏說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爲非誤也閻若璩駁之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敘在越七日癸酉下距王崩乙丑僅九日耳豈

葬後乎且諸侯出廟門俟俟見新君下即敘王出在應門之內正一時事末敘王釋冕反喪服此冕字直應前王麻冕之冕非別起一冕字細玩自見其西方東方諸侯在京者來朝遇喪遂見新君耳非葬畢而同執畢至也周禮幕人職注爲賓客飾也疏云王喪而有賓客者謂若顧命成王崩諸侯來朝而遇國喪故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也

西南其戶

詩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築室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也南其

戸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戸是室一南戸爾疏云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戸非路寢之制故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有夾室故士喪禮小斂婦人髽于室而喪大記小斂婦人帶髽麻于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于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也既有左右（此下當有房字）則室當在中故

西其戶者異于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北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閒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閒爲中也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戶當作房）也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西（西當作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西當作南）其戶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月令說明堂而

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
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
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匠人云夏后氏
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
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
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
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彼文
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窗注云每室四戶八窗四傍
是四方傍開兩夾窗是一戶兩窗夾之以此知每室四
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攷室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

崩陳器物于路寢云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此下脫在路二字）寢者（此下脫有字）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致太平乃立明堂于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周公制禮以洛邑爲正都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

京則別都耳宮室尚新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也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旣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文廟故知爲明堂制也愚謂此疏說大夫以下惟一東房而云室戶偏東此戶正中者其實亦非室之正中就大執言爲正中就一後室言仍是室之東蓋天子燕寢諸侯路寢室中自然亦東向爲尊西南隅爲

奥若于室正中開戶則西南隅不得爲奥矣且使果正中則宜以當戶設黼扆是爲天子之正位何以顧命設黼扆孔傳以爲戶牖閒而釋宮戶牖之閒謂之扆李巡云謂牖之東戶之西郭璞亦云窗東戶西乎鶴壽案凡戶皆南向詩所謂南其戶者固不待言矣獨所謂西其戶者注以爲異于一房之室戶疏以爲大夫以下無西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今案大夫士只有東房西室此說本不可信即如其說天子諸侯之屋以中閒一架爲室室之左右兩架爲東房西房若使大夫之屋以左邊二架爲房右邊一架爲室則其室戶比天子諸侯更近西矣若使以三架兩分之以其東半爲房以其西半爲室則其室戶仍比天子諸侯爲近西矣若以左邊一架爲房西邊二架爲室則其室戶亦在中閒一架之近東不過與天子諸侯相同而已矣安得謂燕寢之室戶比之大夫士爲西其戶也天子諸侯之室亦是牖在西而戶在東安得謂此戶在正中也若使

燕寢之戶在正中不且與西邊之牖相連乎注疏不得其解故曲為之説不知凡戶皆取其向日也爾雅釋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郭注云北戶在南高誘淮南子注云日在其北故北戶吳都賦云開北戶以向日顏師古漢書注云南郡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然則凡戶皆取其向日有言東戶者亦以日在東方而戶向之也燕寢之室戶不得正中而偏于東方自午以前日光不得相向故詩不言東其戶自午以後日光漸漸相向雖南其戶而有似乎西其戶矣故詩言之也至于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説陳用之為斯大諸人皆不之信天子諸侯臺門兩觀大夫士無之此尊卑之差若右房而亦無之直不成制度凡吉凶之禮多行于戶牖之間以其為堂之正中也假使無西房則戶牖之間乃堂之西偏豈有行冠昏諸大禮而不在正中者哉況堂上有東西楹堂下有東西階門側有東西塾皆取其制度之正若無西房則是正于前而偏于後也夫西房之名不多見于經禮者禮東為主位西為賓位故主人主婦薦自左房而賓受享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主禮之及于房中者多而賓禮之及于房中者少故略而不及耳大射儀鄉飲酒記言左房注疏以為即東房聘禮

君使卿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右房是西房也賈〻謂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敖君善謂卿館于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李如圭釋宮亦曾言之乃郝仲輿泥于大夫無西房之說謂此右房即東房言右房者升堂以東爲右注疏謂西房誤也但郝于釋左房處既謂之東房此釋右房處又謂之東房是一東房而兼左右兩名有是理乎郝又謂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奧是堂之西北也故西不復得有房然爾雅與奧屋漏宧窔俱室中四隅之名故西南隅爲與未闕堂之西北爲奧也邢疏云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豈室西深入之謂哉此皆欲回護鄭注故多此曲說先生亦知此戶正中之語說不去而特爲之周旋曰就大執言爲正中然燕寢之堂室止有此五架而戶直偏于中架之東邊則就大執言亦豈得爲正中哉

清廟疏鄭志顧命成王崩于鎬因先王之宮故有左右房爲諸侯制也是文武之世路寢未如明堂據清廟箋

死廟象生宮匠人說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其制當同但文王有紂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未暇立明堂死後立其廟則不可復用侯制故鎬洛宗廟皆爲明堂制不嫌死廟與生宮異也

蛾術編卷六十六終

蛾術編卷六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制五

禘郊祖宗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圜邱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鄭以此四條

皆言配天之祭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注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二王之後故有禘郊宗祖之禮也此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皇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祭法之文禘在郊前則禘為圜丘之祭明矣侍中賈逵先有此說故鄭用之以注祭法王肅乃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有虞

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試思下三條皆言配天何獨于禘而以爲以祖配祖乎爾雅禘大祭故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此禘爲圜邱而小記禘其祖所自出大傳不王不禘又謂祭感生帝于南郊夏殷則時祭亦有禘周改之時祭無禘而宗廟之祭惟五年殷祭稱禘是禘有三也肅乃以郊邱皆不名禘而禘名專屬宗廟五年之祭矣又禘諦也諦審其昭穆也自漢鄭氏至宋程子無不兼言毀廟羣廟惟因王肅以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解爲宗廟五年之祭唐趙匡祖述之言周家世遠主繁文武以

下分禘于文武之廟而不及羣廟不知鄭氏禘祫志說禘雖云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于文王廟昭之遷主祭于武王廟云云而其上先言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一層則趙匡之說非矣朱子旣主趙匡說而遂謂所祭者始祖之父所配者始祖祭一配一其餘毀廟羣廟槪不及焉此因趙匡而失之也鄭所述虞夏商周天子諸侯宗廟四時之祭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詳見尚書後案盤庚大享先王一條至于祭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于明堂而以祖配之此亦四代所同詳具注疏而王肅改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非明堂配天

代之則有虞氏之宗堯原非宗支之宗亦惟明堂之祭如此若宗廟之中則高曾祖禰四親之廟瞽瞍固在也蘇欒城夏論乃云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故宗堯而置瞽瞍又云堯雖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不宗瞽瞍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此等議論全無攷據信如此則瞽瞍竟不得廟食夫子稱舜之孝何云宗廟饗之乎

史記封禪書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裴駰于郊祀句引王肅曰配天于南郊祀之于宗祀句引鄭元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

異其處避后稷也

六天

書君奭云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也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即燿魄寶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鄭注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何休公羊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月令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此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黄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

曰叶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叶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詳見尚書後案鄭氏六天古義其來已久自王肅以六天爲鄭罪至宋諸儒羣起掊擊余于尚書力闢俗學榛蕪曲扶鄭氏墜義學者覽之自明

鶴壽案緯書以天皇大帝爲耀魄寶五帝爲靈威仰等怪誕不經宜爲後人所指斥先生旣欲扶鄭而但云六天古義其來已久無當也今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則天皇大帝之名不始于緯書矣史記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祠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立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以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五帝內坐

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官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圜丘五帝內坐象郊南官五帝坐象明堂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據必三代古書也且感生帝之說緯有明文詩序云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桓撥毛傳元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元王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帝使禹皐論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合之商頌稱契母有娀方將周詩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云武迹也敏拇也亦以爲姜嫄有履迹之事則感生帝之說不始于康成矣

圜丘南郊分祭六天

康成說天有六昊天上帝或稱皇天上帝或稱天皇大

帝或稱北極大帝或稱太一帝君卽北辰耀魄寶也春秋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文燿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冬至于圜丘祭之以帝嚳配又有五帝卽太微宮中五帝座星也文燿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叶光紀季夏六月火

受制其名含樞紐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
是五帝之號也夏正于南郊祭之以配后稷四時迎氣
則分祭之于四郊季秋大饗則合祭之于明堂以其德
言爲五德帝以其色言爲五色帝以其方言爲當方帝
以王者各感五行精氣而生言爲感生帝然大帝得單
稱上帝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猶諸侯與
天子同稱君不得稱王也康成說如此以周禮攷之春
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昊天上帝冬至于
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此條單指祭昊天而言天官太宰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

地官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䟽云上言掌繫祭祀之牲則總天地宗廟之牲下别言祀五帝則畧舉五帝其實昊天及地示等皆繫之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云上帝五帝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五帝蒼靈威仰云云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造卽也爲兆以類禮卽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爲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秋官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䟽云禋祀五帝謂迎氣四郊及總享五帝于明堂士師祀五帝則沃尸䟽亦以爲四郊職金旅于上

帝則共金版疏云謂祭五天帝于四郊及明堂以上九條皆指祭五帝而言此分言之者也若其連而言之者則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注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而其下文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云祀五帝于四郊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而其下又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

精之帝顓頊元冥食焉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而其下又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注云謂祭天圜丘以嚳配之此三條皆牽連言之而又有合言之者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尤爲顯白自王肅創聖證論有意攻鄭謂天一而已安得有六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宋元以來程伊川陸農師朱晦菴楊信齋馬端臨輩相繼掊擊康成禮學專精不料爲後出者欺詆若是然天帝不同祀周禮有明文何可合也

郊特

牲孔疏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以爲二者大宗伯蒼璧禮天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大司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記云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乾鑿度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宋儒以圜丘南郊幷爲冬至祀天于是以啓蟄之郊爲祈穀妄矣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諸家皆據此爲郊丘幷合之證攷鄭注則日至乃春分也疏以長日爲建寅之月豈冬至哉周之始郊日以至此是魯禮俟再攷鶴壽案王肅謂圜丘卽郊郊卽圜丘據周禮大宰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示亦如之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則天與五

帝非一也大司樂奏黃鐘以祀天神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圜丘與天神非一也漢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于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洪天神則匡衡以周官祀天神是也夏正之郊故鄭于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尊之也于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祭天于圜丘以嚳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邱陵又曰因天事天其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其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肅安得郊非之乎然宋人有并周官禮記而疑之者今卽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邱孫炎云地性自然也三輔黃圖甘泉宮故甘泉山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儀作成帝是也時皆委山栗山爲圜丘是漢魏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又云于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垗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又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案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依五行生成

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兆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而可謂圜丘與郊一乎肅又以祭法嬀柴于泰壇爲圜丘案廣雅云圜丘太壇祭天也方澤太圻祭地也言圜丘與太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即圜丘之將謂方澤即太圻乎肅疑郊即圜丘蓋以郊特牲言周之始郊日以至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以其文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太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戴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與郊特牲合故知爲魯禮又據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言魯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鄭爲誤將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邪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郊即圜丘冬至豈待卜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靈而議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議于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案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祀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

感生帝之說已見前

用牲于郊

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傳云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疏云此郊與社于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于天神法有羊豕也詩我將配文王于明堂云惟羊惟牛月令云以太牢祀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今案漢

郊祀志匡衡等奏天之于天子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于豐鄗成王郊于洛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禮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薶于太折祭地也兆于南郊定天位也祭地于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用牲于郊牛二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雒神明章矣據此知是告郊位成也逸周書作洛解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以后稷配也經典所言太牢皆牛兼羊豕惟郊天專用牛不兼羊豕而稷則有異禮器云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此言郊天

特牲之事又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彼稷為祭穀神非此配天之祭不得以為說稷有羊豕者以少為貴故多為貶也經不言者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主于祀天牛與天牲同而見之羊豕非天牲則不言也又康成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此經牛二之解傳疏既云帝稷各一有南郊自當有北郊經但言郊牛二意若專指祭天南郊不及祭地北郊者據下節疏以為省文王商等說此經皆天地竝舉疏說得之作洛解亦是舉天以該地也鶴壽案祭地于北郊經雖無明文然周禮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祭統云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蓋祭天在南郊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純陽為尊而就陽位

也祭地在北郊故王后親蠶于北郊以純陰為尊而就
陰位也經文每多互見親蠶于北郊則祭地在北郊可
知南郊北郊當分祭不當合祭分祭見于周禮之圜丘
方澤禮記之泰壇泰折而合祭則無之漢志載匡衡張
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
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
本自平帝時用王莽言合祀天地于南郊後人曲為傳
會以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謂尚書無北郊特牲亦但
言南郊不及北郊不知言南正以別于北而經文汎言
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蘇軾以為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
祭其所不歌者今祭地于北郊何以獨歌天而不歌地
不知南郊北郊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為一祭則但
云郊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致天地之祭漢時或分
或合後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之隋高祖之開
皇唐元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
宗之嘉靖特主分祭其餘皆主合祭宋紹聖中黃復言
南郊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合
席同牢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
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祀之瀆亂典禮其言當矣召誥

疏以不言北郊爲省文是也

社于新邑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疏云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和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勾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

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是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省文也今案作洛解云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

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有社無稷而傳云告立社稷之位者疏以爲省文是也牛一羊一豕一亦舉社見稷耳禮牛羊豕具爲一牢郊惟特牲社用三牲以多爲貶社牲如此稷牲可知故舉此見彼乃傳則云社稷共牢夫社稷不可合爲一壇豈容以一牢而祭兩壇乎白虎通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

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據此可爲舉社見稷之明證
疏乃曲附僞孔援郊特牲以證社稷共牢玫王制云天
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兩壇皆用太牢也豈共牢乎又
康成以社爲土神勾龍配社是也僞孔以勾龍即社非
也社乃土神勾龍乃人名后土乃其所居之官稷乃穀
神棄乃人名后稷乃其所居之官王者立社稷以祈福
報功勾龍后稷皆人鬼以勾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
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即祀以爲社爲
稷也此社于新邑即土神而以勾龍配者言社以該稷
耳傳直以爲勾龍謬矣傳之說雖誤然既以社爲勾龍

則知社非即祭地而祭地別有北郊可知 鶴壽案五土之神曰社以勾龍配原隰之神曰稷以后稷配王肅難鄭曰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逋之曰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縣絕故云配同牲也今案社以勾龍配則稷以后稷配召誥不言稷亦省文耳

郊社禘嘗

言郊以該圜丘言社以該方澤言嘗以該祠禴烝經文之簡而該如此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秋冬物既成可薦者多烝嘗備于祠禴言嘗則三時在其中

春秋二節

中庸春秋二節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祫祭近人駮之曰

此因上節有春秋字及薦時食事下節注云羣昭羣穆咸在故分時祭祫祭但大祫亦須有修有陳有設有薦而時祭豈不序昭穆與序爵序事等乎祭義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不豫具物不可不備則上節正所謂宮室既修百物既備薦其薦俎下節乃入廟而行事也以愚攷之夏殷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改禘為殷祭而四時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其殷祭則禘行于孟夏祫行于孟秋今上節明言春秋則必非禘祫非禘祫則非時祭而何鄭注時食四時祭也則鄭說以上節為時祭矣孔安國論語注云禘祫之禮為序昭穆

攷公羊說祫祭之義參鄭禘祫志說禘祭之義禘則于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祫則于太祖廟總列羣廟之主太祖后稷蓋禘爲諦審昭穆而祫爲合聚昭穆故云祫大禘小今下節云所以序昭穆則其爲祫祭甚明也但禘祫皆爲序昭穆故賈逵劉歆皆云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則言祫可言禘亦可故下文但言禘嘗鶴壽案禘與祫不同者有數事先生謂春秋二節言祫可言禘亦可非也禘必配天圜丘及郊無論矣明堂之祭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春秋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凡廟之主藏于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宗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而祫則否禘及功臣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

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公羊何休注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元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于太祖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而祫則否禘及助祭諸侯四夷來王長發爲大禘之詩而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又云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大傳云太廟之中天下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荒服者王又言終王韋昭注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而祫則否

蛾術編卷六十七終

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別子始爵謂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者或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非別子之後爲大夫者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子孫始得爵命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後世始得爵命三是異姓爲大夫者或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謂此也王制據別子繼別言一昭一穆與太祖則其曾祖高祖卽當爲壇祭之不言可知祭法據非別子而言祖考無廟則別子之有祖考廟亦不言可知亦猶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王制但言士一廟文有詳略耳鄭乃以天子七廟云云爲周制大夫三廟爲殷制一節之中其說錯互此不必泥也以上所論廟制其略如此足證七廟爲周制湯時但有五廟矣鶴壽案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字乃傳寫之訛五字則商書原文也今僞古文咸有一德作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字亦傳寫之訛古文五與七相似詩邠風七月鳴鵙王肅傳云七當爲五是也夏商以來天子止有五廟從無七廟漢韋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自唐以下皆當以五爲則今案始祖者生之本也故必立始祖廟其下高曾祖考則爲四親廟始祖之廟百世不遷高曾祖考之廟五世親盡則遷故廟止于五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四廟高祖

以下與始祖而五由此觀之則商書謂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匡衡謂自唐以下皆當以五爲則此乃古今之通例不獨夏商爲然周初當亦止有五廟逮五世親盡存文武之廟而不毀于是乃有七廟耳祭法所謂王立七廟蓋但據周制言之然而學者未之信也以爲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天子皆七廟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而孔疏又引馬昭難王義以傳會鄭注馬昭引袞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證夫諸侯立四親廟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言之徐伯魯謂天子七廟之幷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劉原父則云此句上有脫簡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蓋大傳以其祖配之句下有此六字言諸侯不得如天子追禘太祖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爲四親廟也然則袞服小記所云固不得爲王者立四廟之證矣昭又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證夫宗廟以七爲正數則七廟七尸自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是禮然商書云七世之廟周因殷禮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在餘王孝王之世何得以祭法所云疑文武不在七數

邪昭又引曾子問七廟無虛主及周禮守祧奄八人爲證夫七廟無虛主是孔子特明齋車必載祧主而言正足爲七廟之證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于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即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加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祧遷之列何必別撤爲世室之名邪守祧奄八人鄭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孔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乃謂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曰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尚在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功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例則親廟益殺于理必不然矣昭又稱天于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夫七廟除太祖外三昭三穆皆親也諸侯及其高祖天子益二廟以昭尊卑之分所云降殺以兩也乃強以功德不遷之祖入于親廟之數而造爲有其人無其人之說即無功德之祖豈無高祖之祖父邪以上云云皆近儒遵王馭馬之論蓋信僞古文者多矣然親親之道以五爲限由我身上推之則有父祖曾祖高祖由我身下推之則有子孫曾孫元孫皆

五世也服制如此則廟制當亦如此匡衡謂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固有一種大道理在內若非祖有功宗有德則周之宗廟胡爲獨多于唐虞夏殷哉

辨王肅七廟之非

王肅以爲天子七廟者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幷始祖及親廟四爲七其說非也聖證論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案文武以功德特留固是權禮記禮者總言其事使文武幷歸昭穆于義無害殷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太甲稱太宗非受命之王文武當與湯比不當與三宗比其辨一也又云凡七廟

皆不稱周室禮器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孔子曰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案禮器穀梁傳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周制家語先儒以爲肅私定且不稱周室遂非周制乎其辨二也又云孫卿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自上以下隆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案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何云君臣同制卑隆殺以兩亦約略之詞大夫非別子後者立曾祖以

下三廟非殺兩也士與庶人亦非殺兩其辨三也又云
祭法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
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案王下祭殤五祭適殤于
廟之奥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
之而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是非通論其
辨四也又云遠廟爲祧鄭注周禮遷主所藏曰祧違經
正文案一自其應遷而不遷言之一自其藏主言之二
者未嘗違其辨五也又云鄭言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
廟先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言有
二祧案于法原只二祧契與湯是也周因文武茲是受

命之王故竝不遷何庸泥二祧之名其辨六也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鄭注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如肅之說專數親廟則六廟也兼數祖宗則九廟也與諸經文無一合者其辨八也文武不在七數則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其辨九也馬昭曰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其辨十也張融曰周禮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其辨十一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祖父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廟何云七廟

無虛主乎其辨十二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立七廟合諸說觀之以鄭說爲定僞古文商人七廟之謬可知隋煬帝時褚亮議廟制從王黜鄭見舊唐書亮本傳唐貞觀九年太宗命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議廟制亦從王并引尚書七世之廟爲證見舊唐書禮儀志皆非也　鶴壽案漢韋元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

世楷堂

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今案成王時止有后稷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五廟應無七廟王肅事事叛經肅小人儒不足論獨怪後儒何多承其誤也禮緯言夏無太祖宗爲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祭法曰祖考廟謂始祖廟也曰有二祧謂文王武王廟也其云遠廟爲祧指先王先公之毀廟而言猶云遠廟入祧也三祧言二者本文上有祖考廟即祧也康成據此說禮不必專據緯書後儒于祭法不能通解何哉服虔注左傳云曾祖之廟爲祧此曾祖非高曾之謂蓋謂遠祖若詩稱曾孫是也朱子見僞書咸有一德以爲商書已言七世之廟鄭說恐非不攷孔壁眞古文十六篇非此咸有一德又不攷呂氏春秋引商書正作五世之廟故也章元成議正同鄭說後儒又疑劉歆異議案歆說七廟謂宗不在數中者如周室始祖廟四親廟及文武二廟之外有功德可宗之主則祫之至八非謂文武不在七廟數中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歆但云宗不得爲文武之稱也祧字古文爲濯康成釋爲超上去意者謂毀廟主超上入于后稷文武之廟因名此三廟爲三祧非三廟本名祧也夏殷廟制

雖出讖緯然緯書言符命出自僞造至于此等必是鈔襲古禮周秦以降文獻無徵賴此可以攷古且後儒即不信緯書豈五世親盡之道亦不信邪奈何轉奉王肅爲圭臬也

書盤庚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注大享烝嘗也傳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疏云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爲小此尚書之文論時祭及功臣鄭注與僞孔合

據此知禘祫不及功臣惟時祭烝嘗有之鶴壽崇惟禘祭有功臣配食祫祭即無之況四時之祭乎說已見前

吾不欲觀

易觀卦辭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于祭祀祭祀之盛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然則孔安國以魯逆祀躋僖公故不欲觀朱子以誠意懈怠故不欲觀皆未確

禋于六宗

堯典禋于六宗鄭注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伯箕也雨師畢也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然則三祀本同皆取升煙之義特錯舉互文耳袁準正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此之

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之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煴之體也書曰禋于文武者辨其取精意以享也先儒曰凡潔祀曰禋若潔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案鄭既正釋禋字之義故即據大宗伯文以實六宗之名鄭注大傳據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推六宗皆天神太學博士吳商申鄭義以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不在宗除去日月恰得六數其說是矣鶴壽案六宗者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歲太歲也時四時也日太陽也月太陰也星二十八宿也

辰十二次也自漢以來言六宗者數十家偽孔傳取祭法以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後儒咸遵用焉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而直欲廢之是謬論也伏生以天地四時為六宗馬融從之然舉首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為六宗魏晉閒多從之然六子皆象既虛而無質而山澤之下復更無論已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為六許慎從之然地宗之三則全通山川虞喜以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劉昭從之然地示當祭而曰禋其非大社可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為六杜佑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哉此五說者以本文上下核之而皆是拂戾者也乃張迪則謂六代帝王為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忽移而之人鬼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為六宗者略同此二說者就文斷之而知其非也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萬物者為六宗此即孟康天地閒游神之說也固已荒誕不經劉邵謂太極沖和之氣六氣宗之又即摯虞六氣之宗之說益復幽渺無據此二說者直如一說不足道也司馬彪既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仍用賈氏天宗

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亦即歐陽夏侯六者之閒之意而小變之但彼意其內而此揣其外爲更劣耳他如盧植以祈來年于天宗宗爲六宗而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岱宗海宗宗瀆出宗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其說則不待攻而自攻矣鄭氏以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祇有二宗故無六宗先生專主其說以爲根據大宗伯之文的確不磨然必推配日月以包于類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爲六終覺牽强故余獨有取于左氏六物之說也

辨諸家六宗之非

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此孔傳說也疏云祭法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傳以彼六神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川邱陵此六宗在上帝之下

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王肅注家語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辯此傳也孔叢子論衡及蘇軾朱子蔡沈竝從之司馬紹統駁云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也羅泌曰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王樵曰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鄭元以爲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今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爲祭及水旱哉

祭德晉曰祭法原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祭四方祭百神而截取中間六者以為六宗亦屬牽強況水旱乃雩祭之祭靡神不舉非有專司舜自以攝位告祭何關水旱也則孔傳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偽孔傳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六宗之非

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此伏生大傳說也康成注大傳謂馬融說與伏生異與賈逵合劉昭注續漢祭祀志又謂馬融說與伏生同司馬紹統駁云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也謂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續漢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

三月庚辰初道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劉昭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尚書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帝是郃議由是遂祭六宗此歐陽和伯夏侯建說也司馬紹統駁云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則伏生歐陽夏侯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及歐陽夏侯謂在天地四方之中之非

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此劉歆說也孔光王莽顏師古竝同杜佑駁云卦是物象則不應祭也謂

六宗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此賈逵說也許慎五經異義亦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司馬紹統駁云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黃鎮成亦曰謂是山澤河海之類則望于山川又在六宗之外皆不可據則劉歆賈逵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劉歆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及賈逵謂日月星岱海河之非

謂周禮稱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

陵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稱兆五帝于四郊
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稱祭天祭地祭時
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
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復無六宗之
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所及周禮所祀不宜復立六宗
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
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纁禮北方
六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
百禮徧修而不瀆于理爲通此司馬紹統說也然取羣
經所述祭祀除去祖廟餘悉幷入六宗浮游汗漫不可

爲訓則司馬氏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之非

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攷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守四方覲諸矦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云云臣以尚書與周禮王制同事一義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六宗卽三昭三穆若但類于上帝不因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

也孔子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舜受終文祖之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守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此張髦說也程子王安石呂祖謙胡宏竝取之林之奇駁云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無是理也朱子語錄亦云張髦說非右者昭穆不盡稱宗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爲據林朱之駁甚是詩生民疏禮讖皆言堯五廟此時本無七廟安有六宗且此原爲攝位告祭亦與巡守無

涉不得以造禰爲言則張髦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張髦以三昭三穆爲六宗之非

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鈌無地祭當是祭地此虞喜說也劉昭亦云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則所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虔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升煙之祭也愚謂羣經言

禋竝不屬地虞劉二說與大宗伯文顯相剌謬矧六宗既可該地其下何爲更賛山川謂六宗天地閒遊神也此孟康說也羅泌駁云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于祭而言孟康因此曾何取哉則虞喜孟康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虞喜以地祭爲六宗及孟康謂天地閒遊神之非謂萬物負陰抱陽本于太極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六氣宗之此摯虞說也劉邵從之杜佑駁云氣先于天不合禋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謂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焉乃詔祭

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此後魏孝文帝說也杜佑亦云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于義爲當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難云旣云類上帝何更言禋此敘巡守祀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遂郊祀之禮乎羅泌駁云先王典禮莫有重舉上帝旣以肆類豈復禋乎則摯虞後魏孝文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摯虞以太極之氣六氣宗之爲六宗及後魏孝文帝謂祭天皇大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之非

謂六宗六代帝王也此張迪說也杜佑駁之以爲竝不堪錄謂宗祀之尊也伯夷典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示而曰宗伯大宗小宗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莊周曰天地爲宗故禮有天宗則亦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電霜雪風而氣緯之屬非必日月星辰而地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羽毛鱗介之屬非必主于山川求之于傳又有河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藪岸灘瀆之屬非主于九川四瀆岱宗則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于五岳九山也凡此皆微小族類祀所不該故以大爲宗而總祭之王者祀天明事地察故于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于郊四時寒暑復各屬于歲惟星一類實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九

切妝二者自爲宗此羅泌說也然雜取莊周尚書祭法湊成六宗亦屬臆見況從宗字立說而幽宗雩宗禜也非宗也謂康成據周禮天神然去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黃度說也案此取鄭氏小變之但日月配天經有明文未便援入則張迪羅泌黃度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張迪以六代帝王爲六宗及羅泌謂萬象萬類萬水萬山之宗幷幽宗雩宗黃度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加日月之非謂虞之六宗周之方明也方明者六宗之位設六玉及六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宗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此惠氏士

奇說也攷覲禮及注疏凡諸侯時會殷同于王及王巡守方嶽皆祀方明方明者大也方四尺設六色上元下黃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以其合上下四方故名方以其神明之象故名明其禮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天地謂日月非天帝及地祇也何則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今此方明但云上圭下璧則所祭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故知是日月耳其山川邱陵等卽四方也今此禮于六宗之上明有上帝之文覲禮不祭上帝則知此祭自爲以攝位告本與覲禮無涉不

得牽合六宗爲方明矣且六色六玉何爲而稱之曰宗邪則惠氏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惠士奇以祀方明爲六宗之非

謂天神之祀不外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言司中司命以該司民司祿諸星言風師雨師以該軒轅雷電霹靂諸星皆于經星中抽出言之是三言者實二言已該也故類上帝卽祀昊天上帝禋六宗卽祀日月星辰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緯星卽五星經星卽二十八宿五辰卽五方之帝十二辰則日月所會十二次此蔡德晉說也然此實四

宗不可云六則蔡氏之說非也鶴壽案此條駁蔡德晉以日月星辰四宗為六宗之非以上十條凡所駁十有六說然而猶未盡也全謝山謂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以余攷之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則禋六宗當為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亦而後徧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或又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淩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今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為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其誤不必詳詰而已見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為在天地四方之閒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郃以為六合之閒劉邵以為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所宗孟康以為天地閒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偽孔傳引祭法以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即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為本出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為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地宗以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

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然司中以下皆天星則六宗止有二宗也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星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幷羣神皆豫矣而核之則六宗止三宗也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迪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入鬼列于山川之上若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出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輕重不以其倫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句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近如惠士奇以古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赤後黑左青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世駮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生歐陽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于上下文有牴牾故余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是天宗之月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而附之而無以見

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于此六者尚書之禋禋此六者也月令之祈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似日月不當在六宗之內曰是不然日月配天不當列于六宗則嶽瀆配地何以列于望祀耶

蛾術編卷六十八終